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二十三回 見歪詩名士作和尚 入垂地群婢戰將軍

卻說復初到了刑場，聽得一聲行刑，覺頸根一冷，止不住「啊呀」，把半生罪孽一句懺悔道：「悔也遲了！」誰知那「悔」字還沒絕聲，早有個人把他身子搖著，道：「老爺夢魘了，外面有客來呢。」復初突然驚醒，張眼一看，見是自己的當差。仔細看時。一些也不差。還不敢信，將自己頭顱搖著，卻還牢牢的裝在頸根上，一些痛也不覺得，才知真個是夢了。不覺雙眼一閉，長歎一聲。心裡將夢中經歷一一回想著，默然不語。

當差的見他這個樣子，不敢出聲。隔了好一回，才見主人回過頭來低問道：「又是誰來了啊？」當差的道：「這客原也來過一兩次，卻記不清楚，怕是李老大人呢。」復初一聽是姓李，早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分明記上心來。又停了一回，蹙然坐起道：「妖夢無憑，君子不信，我且顧念眼前，待將來懺悔罷。」

說完，披衣而起，草草梳洗了，走將出來，見正是及時應用的李伯純。

原來伯純那天被人喚將回去，心裡著鬼胎，想：「必是妖怪來了。我聽了他聲響，頭也脹得疼，那裡還能擺佈他。」一路想著，早到家裡。那知並沒有什麼妖怪，大家都安安穩穩的在家，伯純原只怕個妖怪，其餘都是奴視婢蓄慣的，一見沒有妖怪，自然放出了主人體段來，問：「平白地張張智智的喚我來做什麼呢？」一個當差的從靴統中抽出件公事來送上。伯純接來一看，見赫然硃印，竟是個不次升擢的好消息。心裡自是歡喜，嘴裡忍不住罵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這是當今至尊無上的命令，怎放在靴統裡！」那當差的笑回道：「奴才不識字，不認得是件什麼東西。」

旁邊有個識得幾個字的偷看見了這命令，向那當差的道：

「你怎還老爺老爺的，如今應喚老爺做大人了。」伯純點頭微笑，盡把那右腿蹺著打圈兒，原來感激恩私，早在那裡打謝表的腹稿呢。名下自無虛土，不多一刻，喝退從者，將一篇絕妙的四六謝表寫了出來。自己讀了幾遍，覺得非常得意，道：「斯文一出，管教冠冕群英。我李伯純別的不見得出人頭地，倘論到制誥才華，也不弱當時蘇頌呢。」說完，恭恭敬敬的膳正了。

看時候還沒晌午，便叫家人收拾了套大禮服出來，齊齊整整的裝扮好了，吩咐套車，預備親齎這謝恩表上去。忽見一個人慌慌忙忙的送上了封信來。伯純接來看時，見上寫著幾句道：

「驗得令妾別無他病，現已由貴介親領出院。」不覺問道：「誰去接姨太太的呢？」眾人聽了一愕，都說沒有去接過。伯純想：「這不算件什麼事，且待謝恩還來，商定姨太太再尋公館，不怕妖怪再來攪擾。」便坦然出門。

謝恩還來，正歡歡喜喜預備同姨太太商量另尋公館的事，那知還沒有還來。問眾人時，仍都說不曉得誰去接的，心中不免有些疑惑。卻想到主恩深重，文章得意，又非常的喜歡。胡亂著過了一夜，還沒見姨太太回來。想：「敢是怕妖怪纏擾，避向朋友家去也是應有的事。自己第一天升擢，不可不早些去畫到。」便穿了衣服，喚了套車，一個人蹶將出來。見幾個當差的正圍著，拿了張紅紙條兒議論。一見自己出去，慌忙散開。

伯純喚將紙條拿來。一個人笑回道：「大人不看也罷。這是閒著沒事的人黏在照牆上造的謠言呢。」伯純道：「放屁！」

憑他謠言也罷，不是謠言也罷，快給我看。」那人沒奈何，只得把紙條兒遞將過來。伯純接來看時，氣得險些兒跌了下來，歎道：「做了半生詩伯，想不到今日受這七言糟蹋。」說完，匆匆還進去了。原來那紙條上不寫別的，竟是首失黏出韻的歪詩。

詩道：

裝妖作怪騙老奴，李大夫家小老婆。

名士文章餘涕淚，尊姓今朝改作烏。

這首詩不是明明說是姨太太假裝遇妖，私奔出去，好好一個名士，變成烏龜。你想伯純看了氣也不氣？掩著面還到房中，見衾枕依然，奇羞難濯。不要說別的，便是那菱花春鏡也像有知識的一般，嘻嘻對著自己冷笑。伯純不覺嗒然若喪，向牀上躺下，只自己問著自己：「羞也不羞，羞也不羞！」

那送條子給他的人知道這事不妙，忙趕進房來看時，見伯純一手掩著臉，一頂禮帽已被頭壓得如風乾荸薺一般側在一旁，領巾歪在項下，禮服披住半身。這一副形景實在笑也難笑，憐無可憐。便先把那帽子收拾了放在桌上，屏息靜氣的立了一刻，才低聲道：「大人把禮服寬了下來罷！」伯純氣喘噓噓道：「什麼禮服不禮服，我要做和尚哩！還用得著他？」那人聽了這話，知道動了真氣了，勸也不中用。便悄悄走將出來，同眾人計議著，說這件事非請個平日最言聽計從非常尊敬的人來不可。

大家便想著了鄭甘棠，忙選個人到甘棠家裡，把這件事說給他聽，請他來勸慰一回。

甘棠笑道：「我是平日聽著怕著你們大人的，去有什麼用呢？我看要勸他時，還得個人是你們大人聽他怕他的才有用呢。」

去的人道：「將軍原是很明白的。既這樣說時，還請你老人家設個法罷！」甘棠沉吟道：「人原有個在這兒，只這人家是你們是踏不進去的，又什（怎）麼樣呢？」去的人求道：「將軍說得總是不差的，既我們踏不進去，還求你老人家走一趟罷！」

不然，我家大人怕還不止做和尚呢。」甘棠拗不過他，只得答應下來，那人才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甘棠沒奈何，只得去到伯純怕的那人家裡。你道伯純怕的是誰？原來就是那長鶴山。卻不曉得長鶴山這幾天苦得正沒擺佈處，這天甘棠從自己家裡出來，高車駿馬的到了鶴山府前，請閩人把自己名片傳將進去。閩人看了甘棠笑道：「爺是常來的人，原應替爺通報著。只公子這幾天實在不能見客呢，請爺後幾天再來罷！」甘棠聽了話一愕，卻倚著自己是個熟客，帶罵帶笑道：「你莫向我弄恁乖罷，我可不是別人呢。憑你不通報，我怕不會闖進去麼？」說時拔步便走。閩人攔他不住，只得放他進去，卻在後邊冷笑道：「爺自己要進去，將來莫怪我不先說啊！」甘棠膽大心粗，那裡理會到閩人的話，一直闖到書房裡。見靜悄的沒一個人，這也罷了，再仔細看時，見那書案上筆牀硯匣塵厚寸許，心裡詫異道：「難道長久沒進這書房來麼？只他的書僮不少，為什麼連打掃工夫也沒有呢？」

正自己在那裡想時，忽見窗外人影一閃，接著聽得個丫鬟聲氣道：「誰在這兒啊？」甘棠忙撩起窗簾，向外探首道：「請你向公子說，有個姓鄭的來拜訪。沒事時請他到書房來閒談罷。」那丫鬟將甘棠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問道：「爺不是前天同公子一起在沈挹芬那娘子家的麼？」甘棠也笑道：「什麼娘子不娘子的，你只說是姓鄭的就知道了。」丫鬟聽了這句話，再也不說什麼，飛也似走了進去。甘棠想定是請鶴山去了，便把個椅子抹拭乾淨了坐下等著。一時又要吸煙，見案上還有幾支絕好的雪茄擱著，便划了枚火柴吸著了，坦然倚在椅上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公子哥兒脾氣是難纏得很的。不把話激著他，怕不肯去伯純家裡呢。」

那知這句話沒絕聲，忽聽得窗外有了幾個人腳步聲。接著便是幾個黑影貼在窗前望了一望，噉噉道：「這不是姓鄭的麼？」又道：「那裡不是他，我們進去罷！」甘棠正不知什麼緣故，突然聽得窗外一聲吶喊，便如千軍萬馬衝進書房來，一陣門門掃帚，直向甘棠身上卷來。真是：